

原以为职场成功的董颖离文学很远,离开诗歌更远。但当我看到她本人,读到她的这部诗集《寻你》,很快发现由先入为主造成的误判有多严重,而不易得到的美好又多么容易被错过。

我之所以用“美好”一词来说读这部诗集的感受是有充分理由的。因为无论是吟咏田园、山川、草木等自然景致,还是瞩目于自然与人劳作相配伍构成的季节、时令和风貌,乃或更广大的大地游历、亲情感怀与经典品读,她都能用导源于内心的真诚去凝视、去发现其中的美好,然后将其交付清词丽句,用仅属于自己的冷冷七弦,轻揉、慢挑与低吟,作成绚烂可诵的华章。

所以在她的诗中,你可以看到人所陌生和未知的皎洁静美的“月光花”(《月光花》),可以幸会“当青山听到了春的问候/它

有言徐志摩不喜杭州话,曾说:“单听那一口杭白,甲隔甲隔的,就够人心烦。”我与江西友人聊天,知道江西人很难分辨浙江和上海口音的不同。中国地大,固有“十里不同音,百里不同俗”之说,我娘家是温州,与别地说话差异就十分惊人了,假如有“最难听懂方言”一类的评选,温州话有绝对的把握入围。

现在的大学生一出校门都是一口顺滑的普通话,短时间内还真猜不出是哪里人。而上世纪的人乡音难改,鲁迅演讲都用方言,照样精彩,陈望道请他演讲,还兼他的翻译。奇怪的是,方言却给他增添了不小个人的魅力。

苏俄一位作家毕勒涅克,一次走访日本的信州,来到乡下,听到鸡和莺的叫声,忽生一种感叹,不管相隔多远,鸡和莺的叫声都是一样的,而自己来到日本,人们的语言却不能相通。

据说,其他生物没有语言,是因为没有发展出奇特的咽,而人类如何从发声到创造出语言,至今仍是科学界的一个谜团。目前,至少有“汪汪说”“叮咚说”“呖呖说”。达尔文支持“呖呖说”,他觉得“明晰的语言是从不明晰的呼喊发展而来”。但也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。既然语言的起源还没弄清楚,要弄明白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多种方言怕是很难了。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语,也就是乡音,人有时在外漂泊,乡音是一种身份的印记,是血脉的根系,更是一种文化的烙印,“乡音不改”意味乡愁依旧,“乡音无改”也意味着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。中国人的祖训有一条很重要,就是不可以“数典忘祖”。西方人很惊讶于中国人至今能读通殷商的甲骨文,而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楔形文字。

今天,城市化加快以后,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正在失落,可是乡音却不会磨灭,就算你远涉重洋,会说好几种外语,乡音永远是最新切,最入耳的。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的感觉也不会淡化,人类学家认为,我们先天的信任成分多于猜忌,赢得友情的本领,演化成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,而欺负弱小则造成集体的离心离德。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知道,在部族中树敌,处境会很艰难,甚至是危险的。出于生存的压力,部族不愿意看到

### 什么样的无法忘记值得寻觅

汪涌豪

便开始绿”这样灵动的表达(《懂》),还有机会听到“院子里的猫/春吟了一晚”(《相思》),为她联通感应的巧妙与体验的出人意料由衷地赞叹。她曾经写有一首《劳动》,这是一个不常入诗人法眼的题目,居然也写得非常出色,其中“完整而有计划/你持之以恒且坚持不懈”云云,似道出了她作诗的甘苦,让人想得到一种持久的努力,非热爱不足以支持。

当然,诗集中还有“森林里开起了假面舞会/温度催化着的是蠢蠢欲动的心/躁动躲藏在面具后肆无忌惮/高傲的面具们不言不语任由花色的舞步划出孤单”(《假面舞会》),这类揭出生活另一种面相的作品,它们构成了她唱诵的美好的更复杂的背景。于此,又可见她的观察和体验并不缺乏与此世界以及不完美现实的关联性。基于她上述的观察

### 闲话方言

陈大新



龙鱼碧荷图(水墨) 丁小方

体验,人们完全可以将这里的“新闻”,换作“被一团星云笼罩/好坏对错挤在一起”(《世界本混沌》)的“生活”。这就是为什么她一方面如此投入和相信地热诵亲情与爱情,如她那首《父亲的天空》,几乎令我最动容,但另一方面,又能“把问号编成诗歌”(《世界本混沌》),对现实中存在的假真与伪善,提出虽微弱但也够实在的批评。可以想见,这时候,她的内心一定会有一个交替往复的纠结过程,一如她所说的,可能是“婴儿长成了歌者”,抑或“歌者又回归了

“窝里斗”。而乡音正起到了一种凝聚的作用。据说,史前的尼安德特人个人能力是较强的,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,不抱团,在两万多多年前灭绝了。

今天,人类智能时代即将来临,不久的将来,还要去更遥远的星空。但无论何时,乡音总是一种文明的符号,不论人们在何时何地,何种情况下相遇,只要听到乡音,马上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,这就是乡音的力量,相信,就是进入太空时代,也将是如此。

乡音也就是方言,在赞美乡音的时候,不能忽略了方言的局限性。如非洲,人口比欧洲多出50%,但语言种类却是欧洲的9倍。和亚洲比,非洲人口是亚洲的四分之一,语言数量却是亚洲的90%。缺少通用语言,自然也会影响发展。

方言的好处在于给人归属感,增强群体内的凝聚力,局限性则在于设置了与外部沟通的屏障。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启蒙者,都能精通数种甚至更多种外语,破除了语言上的障碍,才可能睁眼看世界,才能得风气之先。

自从有了孩子以后,我最大的感受是父母不好做。在教育这件事上,不只需要无休止的金钱投入。但凡你想让孩子学点什么,那更是决心、耐心和眼界的比拼。

比如兴趣爱好这件事吧,家长给孩子选定了,他坚持下来,拿了奖考了级,家长心里一定美滋滋的。但要是孩子学得不温不火,对比同龄孩子,家长难免跟着焦虑。

所以,每到新学期,家长就需要重新评估:这学期我希望孩子坚持什么、舍弃什么。

身为四年级女娃的爸爸,我目睹了女儿“做减法”的全过程:一年级的下学期放弃了坚持了近三年的舞蹈,二年级下学期放弃了学了一年半的钢琴,三年级上学期放弃了学了一年半的国际象棋……

在兴趣技能培养上,我无数次检讨自己,是不是不够耐心陪伴。但后来,我发现孩子放弃的几件事,也确实兴趣和能力不足。

前几天,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,语气中充满了焦虑:钢琴、篮球、围棋,我给孩子报了好几样,但是我小

共的又是个人的历史意识,然后“在个人的历史和周围的历史之间创造一种均衡”。依此看,如果诗只有清、秀、雅,包括在节奏、速度、停顿和起伏上过于均质和匀速,是不够的。好的诗,是让人读后思,读后哭;让人深深地失落,然后沉默。以此衡

裁,董颖应能看到未来的进路。最后,谨以里尔克曾说过的话送给她:“年轻时代写的诗多么无足轻重啊!我们应当懂得等候,懂得花一生的时间采撷灵性与柔情,然后,也许在晚年,我们可以写出十行算是有价值的诗。因为诗并不

于调用意象,跨界打通;涉足旧体,酿成新意,所谓“骑着平平仄仄的马穿越古今”(《诗》),形式比较多样跳脱,又是其诗集可以一说的优点。显然,这是基于她对文字有依赖,有倾爱。用她自己的话,文字关乎信仰,可以让她的灵魂“在神圣的文字里寻找光”(《文字里的信仰》)。我相信,她能无视生活中的桃红柳绿,当别人在描眉,她只是写诗,乃至“无法戒掉诗歌”(《执着》),是因为真摸到了“语言之骨”。

然而,诗歌所应承载和所能承载的毕竟更多。记得西班牙诗人胡安·希梅内斯曾说:诗歌须有“充沛的、深邃的倾向”的情感,为此,他甚至不认为诗是文学,因为诗“必然是心灵的,而文学则不需要,甚至也不必为心灵的”。我因此想告诉董颖,正如她已经体会到“人生终究是悲欣交集”(《问》),就根底上说,诗因此并不应像萨福《致阿尔凯奥斯》所说的那样,尽说些“高尚美好的话”,诗的任务因此应该刻入人的心髓。又如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耶胡达·阿米亥所说的“既是公

共的又是个人的历史意识”,然后“在个人的历史和周围的历史之间创造一种均衡”。依此看,如果诗只有清、秀、雅,包括在节奏、速度、停顿和起伏上过于均质和匀速,是不够的。好的诗,是让人读后思,读后哭;让人深深地失落,然后沉默。以此衡

裁,董颖应能看到未来的进路。最后,谨以里尔克曾说过的话送给她:“年轻时代写的诗多么无足轻重啊!我们应当懂得等候,懂得花一生的时间采撷灵性与柔情,然后,也许在晚年,我们可以写出十行算是有价值的诗。因为诗并不

于调用意象,跨界打通;涉足旧体,酿成新意,所谓“骑着平平仄仄的马穿越古今”(《诗》),形式比较多样跳脱,又是其诗集可以一说的优点。显然,这是基于她对文字有依赖,有倾爱。用她自己的话,文字关乎信仰,可以让她的灵魂“在神圣的文字里寻找光”(《文字里的信仰》)。我相信,她能无视生活中的桃红柳绿,当别人在描眉,她只是写诗,乃至“无法戒掉诗歌”(《执着》),是因为真摸到了“语言之骨”。

然而,诗歌所应承载和所能承载的毕竟更多。记得西班牙诗人胡安·希梅内斯曾说:诗歌须有“充沛的、深邃的倾向”的情感,为此,他甚至不认为诗是文学,因为诗“必然是心灵的,而文学则不需要,甚至也不必为心灵的”。我因此想告诉董颖,正如她已经体会到“人生终究是悲欣交集”(《问》),就根底上说,诗因此并不应像萨福《致阿尔凯奥斯》所说的那样,尽说些“高尚美好的话”,诗的任务因此应该刻入人的心髓。又如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耶胡达·阿米亥所说的“既是公

共的又是个人的历史意识”,然后“在个人的历史和周围的历史之间创造一种均衡”。依此看,如果诗只有清、秀、雅,包括在节奏、速度、停顿和起伏上过于均质和匀速,是不够的。好的诗,是让人读后思,读后哭;让人深深地失落,然后沉默。以此衡

### 新学期,从“成功的跑步机”上下来

宝莉参

呢?后来一问才知道,同辈压力大,孩子同学都学了很多东西,感觉自己不卷都说不过去了。

环境确实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,包括育儿方式和教育方式。身处“鸡娃”高地北京海淀,我经常听闻某个牛娃在特长生上拿了大奖,如何如何出色,所以心里难免对自家娃燃起期待的小火苗。现实中,看到孩子无法表现得如此成熟,不禁会埋怨:怎么总没进展、怎么总长不大。

杜威说,儿童期生活有其内在的品质和意义,不可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未成熟阶段,只想让它快快过去。但有时候家长就想着孩子

快点达到自己预期的“成人状态”。不管你承不承认,大部分家长给孩子的新学期安排一定是满满当当的,因为我们看不得孩子闲着。但是安排完,家长的心态几乎也是崩溃的。因为新学期又是一

场硬仗:孩子的时间管理,不亚于一个经纪人的工作,是很多妈妈的共识。

“奥数得上,大语文得上,滑冰得上,科创得上,这学期怎么办啊?”妻子在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如此感叹。

其实家长的逻辑也非常简单,学术类的对标考试,是必备的,兴趣上不可能一个都没有,文艺体育科技怎么也得选一个吧。随便一凑,就是一桌“大菜”。

我觉得这种心态特别像站上成功的跑步机,一旦跑起来,根本下不来。内卷时代的家长虽然知道孩子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普通人,还是

无法说服自己不站上跑步机。新学期,我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:从“成功的跑步机”上下来,因为我想自己决定跑步速度,不希望一直都是马拉松冲刺。

兴趣可能还是最好的老师,如果有什么事情,是孩子自己愿意主动订计划主动想安排的,那么他一定能坚持得不错。

很多朋友看到我闺女英语读得很好,就说我卷她的阅读。实际上我给她安排的书单,她有时候会视而不见。但她喜欢的书,比如《老鼠记者》,一定是吃饭睡觉都不离开的。

开学前的晚上,女儿突然问我一个问题:爸爸,我对《老鼠记者》了如指掌,也许有一天,我也能写个专栏:跟老鼠学会的事!

我看她一脸天真的样子,回她:“新学期加油,好好长大!”真的,教育即生长,除此别无目的。

在新加坡,我当了20多年的中学老师,每年都要负责学校新年庆祝活动。

开学以后

责编:殷健灵

因为电影里反映新社会的生活,若是有吃饭的画面,不是白馍,就是白饭。“汗子粥”清汤寡水不抵饱,若是搭白馒头(包子当然更好)也就罢了,但老家带来的山芋还在那儿堆着呢,于是山芋切块一起煮,这当然也是老家的常规处理。在我的感觉里,山芋与“糗”子粥是二位一体的,带着一种让人打不起精神的甜,而烘烤的山芋,与“汗子粥”里捞出的块块,简直就是两种东西。

和“糗”子粥一样,扁团做出来也黑乎乎的。荞麦现今有日本荞麦面文化的加持,早已让人高看了,而且据说是日本人跨年的必食之物,但当年我是和元麦一列看待的。既然是年食的一部分,通常在春节时

出现,照彼时的势利眼,我似乎更有理由加以鄙视(过年就吃这个?!)。事实上倒不是。我想可能是过年时吃食较平时总要丰盛得多,点缀在其中,倒显奇崛。

当然,比较起来,扁团也不像“糗”子粥那样予人吃糠咽菜的感觉,怎么说也还是有馅的嘛。虽说它的馅不够意思。

扁团可解作压扁了的团子。前面跟包汤圆似的,包了馅搓圆,而后两手合起一压,便成了饼状,小号的茶杯杯口那么大。据说可以油煎,也可煮了吃。我记得的,是蒸和煮。馅料花样不少,青菜、白菜、菠菜、芹菜或秧草等,皆可为之,考究的人家,还在里面加进一点虾米。记得有青菜的、菠菜的,我皆不喜,觉得寡。我喜欢的是一种叫“瓢子扁团”的,馅是先用猪油擦酥,然后加入葱、姜等佐料。吃起来荞麦浑朴的甜与油酥的咸香有一种很搭的对比。

凡有馅的吃食,总以馅多皮薄为高,扁团却是例外,一团灰暗夹持之下,中间只薄薄一层泛着白,比例不当,反为不美。

我记得泰兴话里扁团又称“扁食”,待知道一些地方循古人说法把馄饨称为扁食之后,便对泰兴人的叫法大感好奇。事实在泰兴扁食也曾是馄饨的别称,何以又拿来给扁团冠名?不是搞混了吗?问母亲,她答不上来。再问哪种叫法用得最多,她也茫然。不管叫哪样,这吃食早已不再构成年食的一部分。老家过年时还做不做,都说不定。至于“糗”子粥,母亲也只是偶尔一做。“老家”已经从我们的餐桌上消失了。

不如一些人想象,只是感情。诗是经验。”包括耶胡达·阿米亥所说的:“把我归为诗人一类的想法让我觉得讨厌——我的诗涉及我周围和内心那么多东西。”(一本就具有过于常人的纤敏与灵透,真希望董颖也能有这样的认知和自信。

无法说服自己不站上跑步机。新学期,我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:从“成功的跑步机”上下来,因为我想自己决定跑步速度,不希望一直都是马拉松冲刺。

兴趣可能还是最好的老师,如果有什么事情,是孩子自己愿意主动订计划主动想安排的,那么他一定能坚持得不错。

很多朋友看到我闺女英语读得很好,就说我卷她的阅读。实际上我给她安排的书单,她有时候会视而不见。但她喜欢的书,比如《老鼠记者》,一定是吃饭睡觉都不离开的。

开学前的晚上,女儿突然问我一个问题:爸爸,我对《老鼠记者》了如指掌,也许有一天,我也能写个专栏:跟老鼠学会的事!

我看她一脸天真的样子,回她:“新学期加油,好好长大!”真的,教育即生长,除此别无目的。

在新加坡,我当了20多年的中学老师,每年都要负责学校新年庆祝活动。

